

# 每晚听书的那些时光



□ 正文

年轻时迷恋读书，一见喜爱的文字，通宵达旦捧读，不亦悦乎！惜当时白天上班，晚上读书时间常不够用。七年前退休，多的是时间，原以为可大读快哉，惜乎目力不济，一年弱于一年，掌灯读书，只能望书兴叹。

于是，我想到了听书。先是每晚听评弹长篇，一听三四个小时，把《杨乃武》《三笑》《玉蜻蜓》《珍珠塔》《大红袍》《描金凤》《包公》《七侠五义》《隋唐》《水浒》《岳传》

《英烈》……听了一遍又一遍，乐在其中。

这样听了五年，前年开始在“喜马拉雅FM”上寻找精彩故事。听书与看书不同，听的书最好有跌宕起伏、悬念迭起的情节，让人欲罢不能。金庸的新武侠自然是最佳选择，先是听《飞狐外传》，再听《笑傲江湖》，后来听《天龙八部》，武侠故事或大起大伏，或绘声绘色。金庸的新武侠，听冯其庸、章培恒先生说，他们都读过二三遍，仍赞不绝口。我当年看了两遍，这次找来两个演播版本，各听一遍，心中暗暗叹服。寻常小说，翻翻尚可，一听，毛病百出，而金庸的小说却经得起反复品味，从结构布局到人物塑造，从悬念迭起到水落石出，处处有伏笔，虽意料之外，却在情理之中，实在难得。

把金庸的新武侠重新听了一遍，又开始听“侦探女王”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。说到侦探小说，先有柯南道尔塑造的大侦探福尔摩斯，但福尔摩斯探案以短篇为主，情节不够复杂，听起来不大过瘾，而阿加莎·克里斯蒂以写中长篇为主，情节一波三折，人物栩栩如生。我年轻时撰

写过一本《世界侦探小说史略》，当时只是匆匆将其代表作读了，这次改读书为听书，更觉味道十足。除了大家熟悉的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，我特别推崇她的成名作《罗杰疑案》，还有她自己比较满意、也是我极为欣赏的《怪屋》，由著名演播艺术家李野默先生富有磁性的演播，令听者如入其中。李野默不仅将赫尔克里·波罗演绎得出神入化，而且将欧洲的环境氛围、异国情调与剧中人的精彩对话、独特语言及人物个性，都演绎得让人感同身受，眼前仿佛是一部欧式风味的电影。“侦探女王”三十余部富有悬念的作品，可以听半年吧！

最近我正在收听《哈尔罗杰历险记》，这是英国作家威勒德·普赖斯的作品，他是探险学者和博物学家，一生游历了77个国家，他把自己遇到的珍禽异兽、原始森林、海底世界写成了十四部历险见闻，让人听得荣辱皆忘、心驰神往。

晚上听故事，既可消除寂寞，又可提高情趣，在惊险离奇、扑朔迷离的故事中慢慢进入梦乡，此乃老来之快哉！

# 我与空竹舞翩跹

□ 朱正安

空竹古称胡敲，也叫地铃、空钟、风葫芦、老牛等。抖空竹则叫抖嗡、抖地铃等，上海人叫扯铃。空竹抖得好，就像一对技艺高超的舞伴翩翩起舞，观者赏心悦目，抖者心旷神怡。

十多年前的一天，我与老伴去银川中山公园闲逛，无意间被一种忽高忽低忽急忽缓的声响所吸引，循声找去，只见一群老年人正在抖空竹。驻足观赏，便被那让人眼花缭乱的扯铃花式征服了，当即买了两只单头空竹和线杆，成了其中一员。

你可别小觑这“玩意儿”，它可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国粹呢！“乐手无踪洞箫吹，精灵盘丝任翻飞。小竹缘何成大器，健身娱乐聚人气。”这是传说中的曹植所写的《空竹赋》，虽然如今颇多质疑，因此不能把空竹的历史定格于三国时期，可是《水浒传》110回中有宋江观人抖胡敲（空竹）写的“一声低来一声高，嘹亮声音透碧霄。空有许多雄气力，无人提携漫徒劳。”这首诗，足以证明空竹至少在近千年前已是我国民间的游艺项目。

空竹看上去只有茶壶碗盖大小，可要想驾驭好它，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我与老伴起早贪黑那捞月、拉月、盘丝三个基础动作，就足足花掉了半年光阴，还让这“玩意儿”敲得手背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脸上还多次被它打得鲜血淋漓。退休回沪定居松江后，我俩曾经在小区的草地上抖过一段时期，竟吸引来了一些“观众”。一开始还沾沾自喜，后来就鸣金收兵，因为我们在银川花了一年多工夫，就学会了捞、拉、盘三个动作和摇铃、蚂蚁上树、腰缠玉带等三五个花式，越抖越觉乏味，越抖越觉害羞。可幸一天早晨，我心血来潮，去醉白池公园转悠，突然发现草地上一群老年人正在抖空竹，便喜出望外，连忙上前搭讪，于是我就成了松江空竹队的正式队员。可惜老伴因为要领外孙，未能加入进来，确是一大遗憾。

参加了松江空竹队之后，由于上有师父指点教练，下有队友鞭策切磋，我抖空竹的积极性陡增，所学会的花式也就与日俱增。尽管许多高难动作

十分难学，一个花式动辄需要数月磨砺，但因为抖空竹的花式一个比一个精彩好看，也就越抖越有新鲜感，“行云流水”、“云天雾地”、“踏浪捕鱼”、“大鹏展翅”……许多高难度动作花式一一被我攻破。当然，我这两下子比起那些空竹高人来讲，那就是小儿科了。而且空竹的种类不单只有单头一种，还有双头、双轴、楼子等多种，玩法也有很多，用杆抖的，徒手盘的，靠腰旋的，用双腿玩的，其花式动作就有上百个，更有技高者能将壶盖、锅盖、花瓶抖得风生水起的，绝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学得到。

我们空竹队是上海空竹界的一个下属组织，也是上海市老年人人体协和上海市社区“九子”运动协会的分支之一，所以每年都会有一些表演、交流、比赛活动。大前年，由上海市老年人人体协、“九子”运动协会等组织策划，还在上海外滩举行了“千龙舞浦江”活动，全市十多个空竹队，每队一个方阵，每人一只挂彩龙的空竹，依次排列在外滩滨江步道上，号令一下，千龙起舞，彩浪涌动，铃声突起，声入云表，可把外滩闹了个沸反盈天，蔚为大观。

我

家厨房

# 螺蛳之肥美在江南

□ 卢炳根

细雨霏霏，绿柳飘飘，正是一年

中最美的季节。此时的江南大地，除了源源不断应市的韭菜、荠菜、春笋和香椿外，还有一款应景的水中美味，那就是螺蛳了。

我自幼生活在江南小镇，周边乡村河塘、稻田纵横，自然是螺蛳聚集之地。下水摸螺蛳，是自小就会的一门技艺，何况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更是平常人家餐桌上的一道“小荤”。每逢星期天，学校不上课，就是我和发小们“出征”的时候。我们挽着竹篮，卷起裤管，下到水里去亲近它们。尤其是在一阵春雨后，水中溶氧大增，在水中憋闷了一夜的螺蛳，纷纷集群蠕动，去岸边、池边、田边，爬弋觅食，这正是捕捉它们的窗口期。我们用手去摸，不一会儿，就有半竹篮收获。有时碰到好运，还能顺手捉到一两条不善逃跑的“塘鳢”鱼，那是一种肉嫩味鲜的小鱼，杀净后加之鸡蛋羹上蒸，便是我幼时最解嘴馋的一道美味。

刚摸来的螺蛳，先得洗净外壳，还需要在清水中静养一夜，在水中滴上几滴菜油，让它们吮香后，更使劲吐尽嘴中的泥沙，同时也是灭除蚂蟥的秘诀。螺蛳养净后，在烧前将螺蛳尾剪去，不然无法嚼吃。

烹食螺蛳多为酱爆，辅料无需考究，只要葱姜蒜粒，起油锅爆炒即可，放入食盐、料酒、砂糖、酱料、一两只干红辣，螺蛳在锅中“噼里啪啦”地响动，如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之声势，这响声终将牵动食者的每一根食物神经。关键是掌握火候，一般是爆炒片刻，加入清水，烧开后约十多秒钟，即可起锅，撒上胡椒粉，装盆食用。判定是否生熟，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起锅前看一下螺蛳的厣片盖，是否脱落，若无脱落则为过早，若大部分脱落则正好，若过时太久，则螺肉易缩进其壳，造成吮吃费劲。另外，还可清蒸，所有辅料同前法，只是无需酱料，大火烧开后改中火，蒸五六分钟即可，判定生熟方法同前者。

古代文人对食螺多有溢美之词，如唐代诗人刘禹锡《望洞庭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湖光秋月两相和，潭面无风镜未磨。遥望洞庭山水色，白银盘里一青螺。”可见螺肉受宠之至。

家

有萌宠

# 猫咪教我们的道理

□ 牛润科

和老猫咪一起“疯”，是我们全家人的第一大乐事。

我家阴面小屋采光不好，一年四季都见不到阳光，除了老猫咪喜欢在屋里休息，我们很少光临。正月初二的中午，我无意间拿起面镜子，将厨房里的一束阳光反射进阴暗的小屋，没想到被老猫咪发现，高兴得它满屋子追着那束耀眼光芒，这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，顿时阳光灿烂起来。

在长鞋带的一头，拴个羽毛毽子，当开心的老猫咪追着羽毛毽子跳跃，久违的

欢声笑语回荡在屋里。“这哪里是我们逗猫咪呢？而是猫咪在逗我们呢！”老伴笑嘻嘻地说。

女儿是老猫咪的守护神。一天，我正在书房赶写稿子，老猫咪突然在客厅里男中音般地连叫几声，女儿告诉我：“那是猫咪孤独了，想邀你跟她玩呢！”平时，我们看电视冷落了它，它仿佛念念有词：“你不理我，我就去‘理’你们。”开始不停地用毛茸茸的小脑袋和身子，来回向我们“蹭爱”，我们帮她做个按摩，瞧它那个舒服劲儿，先是“呼噜”一曲，然后就美得四脚朝天“撒欢儿”。当然，舒服的是老猫咪，开心的是大伙。



从此，我们也学会了快乐就得主动点。这是猫咪教会我们的道理。